

二十四史



白話二十四史



● 本書編委會編 ● 第七冊 ● 中國華僑出版社

目 录

(第七册)

《晋书》·下

陶侃传	3
温峤传	13
郗鉴传	25
顾荣传	30
周凯传	34
郭璞传	38
葛洪传	49
庾亮传	52
王述传	59
王彪之传	63
顾众传	68
何充传	70
殷浩传	73
谢尚传	77
谢安传	80
谢琰传	85
谢玄传	87
王羲之传	91
王献之传	99

桓宣传	101
桓伊传	103
朱伺传	105
朱序传	108
陈寿传	110
司马彪传	111
孙盛传	112
干宝传	114
习凿齿传	116
车胤传	118
王恭传	120
刘牢之传	124
殷仲堪传	128
刘毅传	135
张轨传	141
嵇绍传	146
王豹传	150
刘敏元传	152
乐道融传	153
胡威传	154
曹摅传	155
吴隐之传	157
左思传	159
袁宏传	161
顾恺之传	163
孙登传	164
鲁褒传	165
戴逵传	166

陶潜传	169
佛图澄传	172
王嘉传	178
鸠摩罗什传	179
倭人传	182
林邑国传	183
王敦传	185
桓温传	193
桓玄传	202
卢循传	218
刘元海传	220
石勒传	228
苻坚传	266
姚兴传	288
李特传	312
吕光传	320
慕容垂传	331
慕容宝传	343

《宋书》·上

武帝本纪	351
少帝本纪	388
文帝本纪	391
孝武帝本纪	411
前废帝本纪	429
明帝本纪	435
后废帝本纪	448

顺帝本纪	458
傅亮传	462
刘穆之传	466
谢晦传	473
檀韶传	485
刘粹传	486
赵伦之传	488
张邵传	489
刘怀肃传	491
孟怀玉传	492
毛修之传	493
孙处传	496
蒯恩传	497
胡藩传	499
垣护之传	501
长沙景王刘道怜传	505
庾悦传	507
王诞传	509
谢方明传	510
江夷传	513
孔季恭传	514
沈昙庆传	515
徐广传	516
孔琳之传	518
蔡廓传	524
张畅传	529
何偃传	537
江智渊传	539

范泰传	540
荀伯子传	548
庐陵孝献王刘义真传	550
江夏文献王刘义恭传	552
羊欣传	556
王微传	558
王华传	560
殷景仁传	562
裴松之传	564
何承天传	565
吉翰传	575
杜骥传	576
王敬弘传	578
谢灵运传	580
彭城王刘义康传	587
范晔传	592
袁淑传	604
徐湛之传	606
颜延之传	609
臧质传	622
沈攸之传	635
王僧达传	649
朱修之传	657
王玄谟传	659
刘延孙传	662
庐江王刘祎传	664
武昌王刘浑传	668
豫章王刘子尚传	669

松滋侯刘子房传·····	670
永嘉王刘子仁传·····	672
刘秀之传·····	673
顾琛传·····	676
顾凯之传·····	678
周朗传·····	684
宗越传·····	696
邓琬传·····	698
袁颢传·····	714
殷孝祖传·····	719

晋书·下

原著 [唐]房玄龄等

主编 于宝成

副主编 程明安 喻斌

参译者 [按姓氏笔划]

王前程 孟进厚 郭攀 潘世东

轩轅安穩

晉井・下

神皇正統

王儲密 孟我厚 縣 謝世承

尊親考 「對世內學段」

國主錄 踐陽文 嗣 知

主 臨 十室

郡 警 「對」家文錄

陶侃传

陶侃字士行，原本鄱阳人。吴国灭亡后，迁到庐江的寻阳。父亲陶丹，在吴国任扬武将军。陶侃年幼而孤贫，任县中小吏。鄱阳的孝廉范逵曾经去拜访陶侃，陶侃毫无准备，无物待客，他母亲于是剪下自己的长发卖给别人做假发，换得酒菜，客人畅饮极欢，连仆从也受到未曾想到的招待。范逵告别时，陶侃相送百余里。范逵问：“卿想到郡中去任职吗？”陶侃回答：“想去，可苦于无人引荐。”范逵拜见庐江太守张夔，极力赞美陶侃。张夔召陶侃为督邮，领枞阳令。以有才能著名，又迁主簿。值州部的从事到郡中，想找点岔子处罚他，陶侃关上门严格约束部下，对从事说：“若我们有错误，自当按宪令处治，不应这样相逼，若不按礼法办事，我也能对待。”从事只好离去。张夔之妻生病，需要到几百里之外去接医生，当时大雪天寒，主簿等僚属们都感到为难，独陶侃说：“侍君侍父是为臣为子之义，郡守夫人，就同我们的母亲一样，哪有父母有病而子女不尽心的。”于是主动要求前往。大家都佩服他的礼义。长沙太守万嗣来到庐江，见到陶侃，诚心敬悦，对他说：“你终当有大名传世。”让自己的儿子与陶侃结为好友才离去。

张夔举荐陶侃为孝廉，陶侃到洛阳，几次拜谒张华。张华开始认为他是来自偏远之地的人，不大理睬。陶侃每次去，神色安然。张华后来和他交谈，大为惊异。除为郎中。伏波将军孙秀是已亡的东吴王族的支庶，府第名望不高，中原人士耻于为他做僚属，因为陶侃出身于寒族，召他为舍人。当时豫章国郎中令杨暕，是陶侃的同乡，为乡中舆论一致称扬。陶侃拜见他，他评价说：“《易经》上说：‘坚固贞正，足以干事。’陶士行就是这样的人。”杨暕和陶侃一同乘车去见中书郎顾荣，顾荣也很看重他。吏部郎温雅对杨暕说：“怎么和小人同乘一辆车呢？”杨暕说：“这人可不是普通的人。”尚书乐广要会见荆州

扬州的名士，武库令黄庆推荐了陶侃。有人非议，黄庆说：“这人终会前途远大，有什么可疑的。”黄庆后来任吏部令史，就推举陶侃为武冈令。因和太守吕岳不和，弃官归乡，为郡中小中正。

当时任刘弘为荆州刺史，将要赴任时，召陶侃为南蛮长史，派他先去襄阳讨伐张昌，打败了张昌。刘弘赶到后，对陶侃说：“我过去是荆州刺史羊祜的参军，他说我今后当接替他的职位，今天看来，你将来会继承我的职位呀。”后来以军功封东乡侯，食邑千户。

陈敏作乱，刘弘以陶侃为江夏太守，加封鹰扬将军。陶侃齐备仪仗，将母亲接到官舍，乡里大觉荣耀。陈敏派其弟陈恢进犯武昌，陶侃出兵抗击。随郡内史庾环对刘弘挑拨说：“陶侃与陈敏有同乡之谊，他现居大郡，统强兵，若生异心，荆州就没有东门这屏障了。”刘弘回答说：“陶侃忠直能干，我了解他很久了，怎会这样呢？”陶侃暗中知道了此事，随之派儿子陶洪和兄之子陶臻到刘弘那里以加强他的信任，刘弘任他们为参军，给予赏赐后又送回江夏。再加陶侃为督护，让他和诸军并力抗击陈恢。陶侃以运输船作战舰使用，有人说不能这样作，陶侃说：“用国家的器物打击国家的敌人，只要向上面汇报时这些船只有下落就行了。”于是合力进攻陈恢，所向必胜。陶侃治军严肃整齐，凡有缴获，全部分赏士卒，自己身无私财。后母丧丁忧去职。曾有两位客人前来吊唁，不哭而退，化为双鹤，冲天高飞而去，当时人们都感到很惊奇。

服丧期满，为东海王司马越参军。江州刺史华轶上表请陶侃为扬武将军，驻军于夏口，又以陶臻为江州参军。华轶与琅玕王司马睿素来不和，陶臻担心将来有灾难，借口有病回到陶侃身边，告诉陶侃说：“华彦夏有忧天下之大志，但没有多大才能，并且和琅玕王有矛盾，灾祸就快来临了。”陶侃怒，将陶臻送归华轶处，陶臻则向东去投奔了琅玕王，琅玕王见到陶臻很高兴，任命他为参军，并加陶侃为奋威将军，陶侃于是和华轶断绝了来往。

不久，升迁为龙骧将军，领武昌太守。当时天下饥荒，山中蛮贼常拦截江上船只抢劫。陶侃令部下诸将假扮商船引诱山贼，盗贼果

然前来，活捉了数人，原来他们是西阳王司马素部下。陶侃派兵逼西阳王交出盗贼，自己带兵在钓台列阵以为后继。司马素只好将帐下二十人绑了送出来，陶侃杀了他们，从此水陆交通安全畅通。返家的逃亡者络绎不绝。陶侃竭尽财力资助他们安家定居。又在郡东设立与夷人交易的市场，大收其利。元帝派陶侃击杜弢，令振威将军周访、广武将军赵诱接受陶侃指挥。陶侃令二将为前锋，侄儿陶舆为左翼，向杜弢发起进攻并打败了他。其时周颙为荆州刺史，先驻镇淝水城，贼寇来劫掠人口，陶侃令部将朱伺前去救援，贼寇退守泠口。陶侃对诸将说：“此贼必定会改为陆上步行去武昌骚扰，我们应赶回武昌，昼夜兼程三天可到。谁能忍饥挨饿坚持战斗？”部将吴寄说：“我准备忍受十日之饥，白天打仗，夜晚捕鱼为食，可以坚持下来。”陶侃说：“你真是一员良将。”贼寇果然增兵进攻武昌，陶侃令朱伺迎头痛击，大破贼兵，缴获大批辎重，杀伤众多敌兵。派遣参军王贡向王敦报捷，王敦说：“要不是有陶侯，荆州就会丢掉啊。周伯仁刚到位，就被贼兵击败，不知道他怎么能当刺史？”王贡说：“我们荆州正值多难之时，非陶龙骧来治理不可。”王敦同意了，即上表拜陶侃为使持节、宁远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管领西阳、江夏、武昌等郡，镇于沌口，又移到沔江。遣朱伺等人征讨江夏乱贼，消灭了他们。贼寇王冲自封为荆州刺史，占据江陵。王贡回到竟陵，假借陶侃的命令，以杜曾为前锋大督护，进军杀了王冲，收降了他的部下。陶侃召杜曾前往，杜曾未到，王贡害怕假传命令的事会获罪，就和杜曾一起反叛了。王贡在沌阳向陶侃的参军郑攀发起攻击，打败了郑攀，又在沔口打败了朱伺。陶侃准备移师退于沔中，部将张奕已生反叛之心，不怀好意地对陶侃说：“敌兵将至时移动军队，恐怕对大家不利。”陶侃被此言迷惑，按兵不动。不多时，贼兵到达，陶侃结果被贼兵打败。敌兵钩住了陶侃乘坐的战船，情况相当危急，逃上小船。朱伺奋力苦战，才得以脱险。张奕竟投奔了贼军。陶侃因这次失败被免去官职。王敦上表请陶侃以布衣身份仍领其职权。陶侃再次率领周访等部将进兵入湘，使都尉杨举为先驱，攻击杜弢，打败了他，屯兵于城西。陶侃部

下佐史致辞于王敦说：“州将陶使君孤直超群，从寒微到显著，都是由于忠诚公允，多有功效。出仕南夏，辅佐征南将军刘弘，前战张昌，后敌陈敏，陶侃以一懂偏师，独当大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使群寇败走。近来王如作乱于北，杜弢发难于南，两位征南将军皆失利退走，一州军民星散逃亡，其他郡县，土崩瓦解。陶侃以礼招聚逃亡之人，以德怀柔安抚远近百姓，投奔他的民众，如子女趋奔父母，前后不断。他奉承旨令，独守危境，他人去而已不动摇，他处人离而已处人聚。往年统领人马，径直逼近湘城，志凌云霄，神机独断。只是因军少粮缺而未能取胜，然而已使杜弢畏惧。退回夏口后不到两天，建平郡流民纷纷遇贼即叛。陶侃又挥师溯流西进，消灭丑类，这才使国家西门无忧，朝廷城防无患，这都陶侃的功绩啊！英明的将军如可怜我们荆楚之人，救民于涂炭之境，就让陶将军统领残余之众，使寒者有衣穿，饥者有饭吃，那么人人相庆，就像寒冷的人披上棉衣一样感到温暖啊。当时我们处于孤危的江滨，地势又不险要，不是孤军能够固守的，因此欲迁高处，以避其锋芒。然而叛军轻骑抢先到达，大军随后逼近，陶侃激战数日，斩杀敌人将帅。敌兵凶狠狂暴，如犬羊相结，蜂拥而至力进攻。陶侃以忠臣之节，义无反顾，披坚持锐，身先士卒，将士们奋勇冲杀，无不听命。当时我军伤亡惨重，敌军轮番上阵，交替进攻。陶侃以一支孤军，力不能支，只好便宜行事，保全实力以图日后再举。而主事者怪罪陶侃，重加贬谪。陶侃他性格谦和，功成身退现在他辞去以前授予他的官爵职位，唯恐迟缓不及时。这对我们区区小吏倒无甚要紧，但只怕于内不合情理，于外会导致失败，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将使荆蛮叛离，西隅不守，唇亡齿寒，贼寇侵逼就更放肆了。”王敦于是上奏请朝廷恢复陶侃官职。

杜弢部将王贡带三千精兵，出武陵江，诱骗五溪夷人相助，以舟船水师截断官军通道，直逼武昌。陶侃派郑攀及伏波将军陶延连夜进军巴陵，出奇兵攻其不备，大败王贡之军，斩首千余级，归降者达万人。王贡只好退回湘城。贼军内部产生了矛盾，杜弢因怀疑张奕而杀了他，贼众都不自安，降者日益增多。王贡又来挑战，陶侃在远处

对他说：“杜弢为益州吏，盗用国库钱财，父亲死了竟不奔丧。你本是好，为何要跟随他胡为呢？天下难道有善终的叛贼吗！”王贡开始将脚横架在马背上，一副傲然无礼的样子，陶侃说罢，王贡肃然放下脚来端坐，神色言辞显得很恭顺。陶侃知道他可以改变，再次予以说服，并截下头发起誓，王贡终于归顺了。杜弢败退而去，陶侃大军攻克长沙，俘获了杜弢部将毛宝、高宝、梁堪而还。

王敦非常忌妒陶侃之功。陶侃要返回江陵，准备向王敦告辞，皇甫方回和朱伺等人劝谏，以为不能前往。陶侃不听，王敦果然留住他不让离开，降职为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让王廙任荆州刺史。陶侃在荆州的僚属请求王敦留下陶侃，王敦发怒，不许。陶侃部将郑攀、苏温、马儁等将领不愿南下广州，就到西边迎来杜曾以抵制王廙。王敦认为郑攀这样干是奉陶侃的旨意，穿上铠甲手持兵器，想要杀掉陶侃，进退往复好几次还是拿不定主意。陶侃严肃地说：“使君雄毅果断，能裁决天下事，今天怎么这样犹豫不决。”便起身入厕。谘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对王敦说：“周访和陶侃为姻亲，如同一左一右两支手，哪有砍他左手而右手不来帮忙的。”王敦这才作罢，于是设宴为陶侃饯行。陶侃连夜出发。王敦又留下他儿子陶瞻为参军。陶侃到达豫章，见到周访，流着泪说：“若不是有你作外援，我性命难保。”陶侃继续前进到达始兴。

先前，广州人背叛刺史郭讷，迎长沙人王机为刺史。王机又派人拜见王敦，请求管领交州，王敦答应了，而王机又未前往。当时杜弘占据临贺，王机请求投降，并劝杜弘夺取广州，杜弘于是和温邵及交州秀才刘沈一起谋反。有人劝陶侃暂时停留在始兴，观察形势待机而动，陶侃不听，直达广州。杜弘派使者来诈降，陶侃识破了他们的计谋，先从封口调来发石车。一会儿杜弘率领轻兵而至，一看陶侃早已作好了准备只好退回，陶侃乘机追击，打败了杜弘军，在小桂捉住了刘沈。又派部将许高讨伐王机，杀了他并把首级送往京师。诸将皆来请求乘胜进军，攻打温邵，陶侃笑着说：“我现在已是威名显赫，何必再动刀兵，只需一纸布告就可解决。”于是下书告谕，温邵害怕撤

走,追兵在始兴抓住了他。陶侃以这次的战功封为柴桑侯,食邑增至四千户。

陶侃在州府中无事的时候,常常早上将一百块大砖搬出厅外,下午又搬进厅内。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干,他说:“我正致力中原,太优逸闲适了,恐怕难当大任。”他就是这样劳其筋骨以励其志。

大兴初年(318),陶侃晋号为平南将军,不久又加都督交州军事。当王敦举兵反叛时,元帝下诏陶侃以本官兼领江州刺史,再转任都督、湘州刺史。王敦得势后,上表使陶侃官复原职,加散骑常侍。当时交州刺史王谅被贼将梁硕劫持,陶侃派部将高宝攻击并消灭了他,于是任陶侃为交州刺史。以先后之功,封次子陶夏为都亭侯,陶侃进号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及王敦叛乱平定以后,陶侃迁为都督荆、雍、益、梁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其他职衔如故。荆楚民众莫不相庆。

陶侃性聪明敏捷,勤于吏职,恭敬好礼,严守人伦。终日正襟危坐,军中事务,千头万绪,没有丝毫遗漏,远近来往书札,无不亲自起草答复,下笔如流,未有停滞。迎送宾客不分亲疏,门前客人不断。他常对人说:“大禹是圣人,尚且惜寸阴,至于普通人,应当惜分阴,怎么能图安乐醉于荒戏游玩之中呢?活着于世无益,死后不留名声,这是自暴自弃。”部将有的人闲谈游戏而荒废职事,陶侃命令将其酒器、赌具都投入江中,并鞭打吏将,对他们说:“樗蒲赌博是牧猪奴的游戏,《老子》、《庄子》浮华不实,不是先王的明法正言,实不可行。君子当正其衣冠,振其威仪,那有蓬乱着头发来培养声望还自称豁达的人。”有送礼物给他的,都要询问来由,若是自己出力得来的,即使礼物轻微也很高兴,回赠的东西更多。若这礼物来路不正,则严厉斥责,决不收取。有一次出游,见一人手持一把未成熟的稻穗,陶侃问他说:“拿这做什么用?”那人说:“路上看见了,随手就摘了几支。”陶侃大怒说:“你不种田,竟随意糟塌庄稼。”把他绑起来打了一顿。这样一来,百姓们乐于勤耕,生活逐渐富裕起来。当时在造船,废弃的木屑和竹头都派人收管起来,别人都不知有何用。后来一次举行元

旦聚会，积雪始晴，厅外余雪犹湿，于是用木屑来铺地。及桓温伐蜀时造船，又以陶侃保存的竹头做船钉。他考虑问题慎密细微，皆如此类。

苏峻作乱时，京城被叛贼所占领，陶侃的儿子陶瞻为贼所害。平南将军温峤邀陶侃一起同赴朝廷勤王。当初明帝驾崩时，陶侃不在接受遗诏委托大事的重臣之列，深为遗憾，他答复温峤说：“我是在外守边的战将，不敢超越自己的职分。”温峤坚决要求他出兵，并推举他为盟主。陶侃这才派遣督护龚登率兵来会温峤，随后又将龚登追回。温峤在书信中以苏峻杀害陶瞻的事来激怒他，陶侃的妻子龚氏也力劝陶侃出兵，于是才戎服登舟而行，昼夜兼程，连陶瞻的丧礼也未参加。五月，和温峤、庾亮等人齐会在石头城下。诸军就要展开决战，陶侃认为贼兵强盛，不可硬攻，当等待时机以智而破之。几次出战都未能取胜，诸将请求在查浦修筑营垒，而监军部将李根则建议在白石修营垒，陶侃不同意，他说：“如果筑垒不成，就追究你。”李根说：“查浦地势低下，又处在水南，只有白石地形险要坚固，可容纳数千人，不利于敌人进攻，是消灭敌人的好办法。”陶侃笑着说：“你真是一员良将。”于是采用了李根的建议，连夜修造，天亮已成。敌人看到新建成的营垒，大为惊恐。贼兵进攻大业营垒，陶侃准备救援，长史殷羡说：“若派人去救大业，陆地步战我们不如苏峻，则大事难成。现应该急攻石头城，苏峻必会救援，这样大业就解围了。”陶侃听从了殷羡的建议，苏峻果然丢下大业来支援石头城。诸路义军和苏峻战于陈陵之东，陶侃的督护竟陵太守李阳部将彭世在阵上斩了苏峻，敌军大乱。苏峻之弟苏逸收聚了残兵，陶侃与诸军在石头城斩了苏逸。

当初，庾亮年少时就有高名，以明穆后兄长的身份受元帝临终托付重任，苏峻叛乱，庾亮有一定的责任。石头城平定后，庾亮担心陶侃要追究他，于是听温峤的安排，拜见陶侃当面谢罪，陶侃马上阻止他说：“庾元规难道要拜陶士行吗？”王导进入石头城，要持以前的符节，陶侃讥笑他说：“苏武的符节怕不是这个样子吧。”王导感到惭愧，让人把符节遮盖起来。